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四

吳江朱鶴齡撰

夏書

禹貢

孔疏當時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

禹敷土 奠高山大川

馬端臨曰堯時禹別九州舜攝位分十二州禹後又復為九左傳稱有夏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此可證也商但言九圍九有周秦兩漢分割不同自晉以後為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南北分裂務為廣大僞置諸州以會稽為東陽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

州而漢則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貢之九州不復可考矣

鄭樵曰郡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于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

冀州

方回曰堯都冀州兼幽并營州地極廣不如是不足為帝畿重內輕外以內制外之良法也漢高祖定都關中西巴蜀北隴西上郡北地不以封諸侯王其王者皆在函谷武關之東以關西制關東猶之堯舜禹以一河北冀州制河東數十百侯服也顧炎武曰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

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
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稱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
州為河內也愚按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
都相去二百里漢書言河東平易饒鹽鐵曹操亦因
河東資實平關中朱子則以平陽蒲坂其地磽瘠朴
陋非堯舜不能都此據後世而論耳幽冀在雁門碣
石之間于易東北為艮萬山峙北萬水朝東後世言
建都者形勢之雄無加于此

治梁及岐

王應麟曰梁岐二山若從注疏則雍州之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蔡傳從之愚按雍州梁岐在河西此在河東梁山之見于經者不一奕奕梁山韓侯受命今韓城縣之梁山也太王踰梁山今扶風縣之梁山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杜預注在馮翊夏陽此即韓城梁山春秋時屬秦晉之界晉為霸主故得望

而祭之傳所謂晉望是也蔡傳引以證此之呂梁山
未合

岳陽

按霍太山今為中鎮此岳陽謂霍山之南其地所包
者廣蔡傳專指岳陽縣言之非是又按汾水入河在
龍門口故山海經水經俱作西注于河蔡傳云東入
疑亦非

覃懷 衡漳

附考蔡傳涑水出乎其西愚按水經拒馬河即涑水在

今大同保定去懷慶甚遠疑當作沁水今沁水源出沁州流岳陽縣界穿太行達濟源經武陟入黃河正在懷慶之西也注既以淇水出乎其東東西並言則不當遠取涑水明矣

曾肇曰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從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

附考蔡傳河徙砦磔音伶

歷按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砦磔溪口是也

白壤

附考蔡傳五物九等按周禮注五物五地之物也謂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九等謂駢剛赤緹音墳壤渴

其列澤鹹瀉勃壤埴壚強其兩槩呼覽輕興音也駢

剛土赤而剛強緹絳色也墳潤解也渴澤故水處興

輕脆也用牛用羊用麋鹿等謂煮其骨汁以漬種

厥賦 厥田

冀州惟言賦不言貢篚畿內之地物之所有皆屬于

王也周官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于諸侯王畿則九賦

斂財亦此意

按穀米兵車之賦常賦也周禮之九賦又不在常賦之數

楊慎曰劉貺云井牧始于黃帝左傳所謂井衍沃牧
皐隰也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孟子云五十而貢考夏
小正三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井田黃
帝良法不應自禹而廢當時任土作貢或衍沃則井
之皐隰則牧之未可知也

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並等者何哉蓋豫衍

沃之區荆揚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齊土狹民瘠雍梁地險患多土田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夏商周取民皆什一而授田多寡不同羅泌謂禹時沉苗未遠人功未盡修可耕之地尚少故家授五十沿歷商周人力寢廣疆土益辟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其言固然要以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周尺當宋尺八

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為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亦以尺度代便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

蔡邕獨斷云夏十寸為尺殷九寸為尺周八寸為尺

若亦以六尺為步百步為

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畧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聖王之厚民也躬教之稼穡授之時使之繁碩穎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

野治而民用足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
不得廣種而鮮收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
久溝塗經界為力甚難三代革命若皆一一更張不
太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為一代之典曰
五十曰七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畧舉
成數言之耳

輯章俊卿
諸家說

鄭介夫曰古天下之田無

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
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

畫地為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畝
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
開阡陌

開者廢壞之

乃有豪強兼井之患然未明以田與

民也官不得治民乃自占為業耳迄于漢亡兵燹之
餘人稀土曠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終不在民但隨
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近古唐因而損益
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買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
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

蘇轍曰唐

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于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授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

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于楊炎井田之良法壞于鞅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二人之事本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致于煩擾無稽國與民俱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又曰禹貢

甸服有米粟之輸餘四服俱無之東萊謂王畿之外

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

貢即稅租也

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為
祿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為貢

漢唐以來

任土作貢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賦往

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丘濬曰三代貢助徹只是視

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

賦算口錢貢禹謂始自武帝鄭玄注周禮九賦以為

計口取民錢如漢之口算
人百二十魏鶴山深非之

夫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

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

立法之初謂兩稅外毫無科率兵興費廣不能不予
稅外別有徵求國初稽口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
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為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
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今世為賦
者二夏曰稅秋曰糧此用楊炎之兩稅為役者三曰
里布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蓋用宋
人差雇之法

大陸既作

徐常吉曰蔡氏引李吉甫杜佑以邢趙深三州為大

陸按導河北過泒水至于大陸漢志冀州信都有泒
水夫既過冀州信都則已越邢趙而之北矣又安得
求大陸于二州之境耶繼之曰又北播為九河九河
既在滄景間則大陸當求之于冀之下滄之上以深
州當之可耳隋改趙之昭慶為大陸縣安知非屬傳
會茅瑞徵日記此于田賦後可得聖王經畫畿輔
之深意是時京師既無輓漕歲入不過千里使野多
曠土何以佐經費又賦額頗廣何忍厲民取盈如覃

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時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為天下倡所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連言衡漳恒衛者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齧橫決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為易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韓邦奇曰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正在

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有洋南

遠望如在海中實未嘗淪入于海也

韋昭曰碣石舊在河口海濱後

水溢漸淪入海遂去岸五百里

袁黃曰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海中

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

離岸五百里有平州言之止三十里耳北方貢賦之

來在五百里之海內行舟則碣石正在其右蔡傳離

岸五百里應止緣滄州志而未考其實遂謂九河皆

淪于海豈知其見在乎又引程氏說謂遼濡濬易之

水皆中高不與河通亦誤濡易滹沱之水去今帝都
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遼水又在塞外安得由之徐
常吉曰孔穎達疑渤海北距驪城

即今撫寧縣

五百餘里

河入海處遠在驪城碣石之南其言近似而未得其
要今觀禹貢所云至于碣石入于海自言導山而未
嘗言導水導河但言同為逆河入于海而初不言碣
石後世相沿以為河自碣石入海者誤也河自在渤
海靜海之間入海想在今衛河入海之處今京師以

東地靜海一帶為下轉而之北為永平昌黎則地勢漸高陵谷易遷而地形不改禹時之地當亦不異于今則河水決無由驪城入海之理也夫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者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入河望之如在右掖此史臣曲寫其由海入河之形而非謂河之自碣石入海也程泰之大昌雖有辨而亦糾結于諸家之說其他勦說雷同又不足道矣

此與朱蔡說不同然極有理

鄭曉曰王畿不制貢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

貢之道也

本黃文叔說

愚謂帝王之治夷貊限山絕海視

若鱗介三代之時北狄憑陵而肅慎入貢楛楛亦以隔在遼海之外內地夷險無由習知其制之亦易也

後世三韓來助梟騎

漢高祖

始資其力矣鮮卑易種遼

西

晉武帝

始弛其防矣資其力則彼之求難厭弛其防

則我之情易得久而伺隙乘便禍亂遂深乃知島夷制貢紆道海曲既使就我戎索又不使狎我井疆其

慮豈不至深遠乎

濟河惟兗州

司馬光曰兗州境包今之河朔漢兗州界在今河陽

非禹貢舊境也章如愚曰三代以前黃河自宋衛州

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

今大名府

及河北東路諸

州在河之東即古兗州之域秦漢以還河決而東下

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

九河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按九河故道孔疏謂徒駭

最北鬲津最南皆在滄瀛景德之間朱子孟子注分

簡絜為二蓋本爾雅蔡傳合之為一

從輿地記

云其一即

河之經流吳氏

程

謂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合絜為

一旦徒駭乃河之本道九者之外安得更有經流乎

韓邦奇曰古河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跡然未必禹時故道也永平府碣石山在海東南之灣永平

謂之南海此洋東西長南北狹古河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又曰據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釜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屬今真定府東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泲水直趨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反回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滄州古志云徒駭在本州廢清池縣西北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

在景州東光縣界胡蘇在滄州慶雲縣西南簡絮在
南皮縣城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縣其地
相去不遠當是九河故道古志得之土人可徵也徐
常吉曰今衛河入海之道地形最下禹時九河當入
海于此凡海水易溢之處古皆有捍塘今淮安嘉興
皆然獨滄瀛一帶為沮洳萑葦之場則北海之未易
溢可知也王橫漢人假令自堯至漢海溢浸數百里
則自漢至今滄瀛之地桑田當盡為海矣蔡九峰據

之遂謂九河入海于碣石方九河未沒海之時從今
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夫水勢就下滄瀛之地既
已濱海何不遂注之于海乃更引之向北斜行經五
百里此何為耶若如所云是引河以就碣石初非即
碣石以證河其誤明矣

灘沮

按爾雅釋名灘反入反入者河決出復還入也王晦
叔炎云灘出曹州兗州府志灘河在曹州東南二十

五里惟沮無考水經注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

城豈城以水得名歟

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澠沮之沮

古河濟支

流當在曹濮之間自河遷濟伏今皆塞為平地諸家
多引汭睢為言二水皆經流豫徐與兗無干況經文
之沮本予余切睢水之睢乃許規切音雖漢高彭城
之敗睢水為之不流音義既殊津途互別蔡傳引曾
氏說疑睢水即沮水失考故耳

厥賦貞

金履祥曰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文凡重字者或于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下或誤作正正通作

貞朱震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名也充地最卑狹

水患難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厯厯試之史

記太陰正義云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在子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

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厯十二辰

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按說文貞卜問也周語有貞于

陽卜此說本此了凡取之

浮于濟漯

愚謂近說濟南入于河漯支分于河或浮濟或浮漯
各從其便夫所謂南入河者以南溢之滎言也滎澤
在豫州若兗州之貢必假道于豫則入豫之南河矣
濟水出陶丘而北即經流兗境雷澤濟之鍾也沮水
濟之別也至壽張而合汶至厯下而合濊今兗濟以
北皆濟水也安在必南溢之滎為可達河耶古時濟
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

河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

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

黃度曰孟子禹疏九河濬濟漯而

注諸海史記河至大伾禹以河從來高湍悍難行平

地廝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二渠濟漯也濟通滎濮

鉅野旁連荷孟為停涵游緩之勢漯行魏博淄齊間

逶迤千餘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怒然後得引而

載之高地也孟康謂二渠一漯一出貝丘

今東昌府清平縣

西南折王莽時空世稱王莽河者非也王莽乃是秦

漢間河瀆自周時河徙故瀆難憑矣又曰河過洛汭
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過大伾又當就
卑禹又疏漯然後引河而北於是河行漳泆瀆合潁
沱滌易以入海所謂不逆地仍附屬孫順者也鄭樵
曰史遷河渠書廝為二渠一漯一北瀆北瀆即王莽河復禹舊跡
是以二渠出于禹及考之禹貢河自龍門至于大陸
皆為一流至秦決魏郡始有二流子長之論蓋誤指
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蹟也二渠說不同備存待考愚按水經

云浮水故瀆

浮水一名繁淵即瀆淵

東北至東武陽縣

今東昌府朝城

縣東入河漯水出焉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

而漯不復存今故道難詳東昌志漯河在高唐西二

里

一統志濟南章丘縣東北七里有漯河齊乘謂之懶河非禹貢之漯

蓋畧得其彷彿

程氏謂出東武陽者乃漢河與漯異羅泌又謂漯是濟派至東武陽縣入河皆不知何所據而云也

海岱惟青州

鄒季友曰孔傳東北據海疏云據謂跨之也故以海

北遼東西之地為青州之域今蔡傳云東北至海則
疆域至海而止又冀州傳中引程氏云冀之北境則
遼東西右北平蓋與孔說異矣而舜典傳中尚仍孔
傳分青州為營州之語自相背戾當正之也青州貢
道自汶達濟別無海外之道而冀州夾右碣石入河
則正是遼東西貢道乃青州北境所至之海也王樵
曰孔疏引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為證
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而止者如朱崖在南海中

自為一隅而屬于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
無可附若遼東則固中國之東壤耳豈有不屬接壤
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愚按周并營州于幽州職
方氏其澤藪獫狁養其浸菑時康成注皆在青州域內
則周之幽州半得青州故壤又爾雅名青州曰營州
馬融云舜以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亦
同二孔氏之說然以經文貢道考之誠如鄒氏所疑
豈遼東屬青乃商周以後之制禹時則不然耶更考

顧炎武曰遼東西右北平不載禹貢止碣石于欽曰繫之冀州疏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無據

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本名渤海亦謂之渤海別支名也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為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為小海然則唐虞之地青州跨海者跨何海耶蔡氏書傳金氏通鑑前編皆祖橫說又謂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為海所淪沒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無是理也愚按

志稱沙門島大海以西皆為青州北海今青州古北海濟南河間古渤海地名分而海則一孔傳所云東北據海者此是也永平府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即此海其登萊之海在正東又非禹貢所表識

濰淄

按淄水地理志云入濟水經則云入海蓋馬車瀆以下

齊乘云青水泊北出為馬車瀆今高家港也

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

之道與濟水正同或疑淄若入濟貢道何不由之而

以班志為誤特未考耳蔡傳此云入濟下又云入海
宜定從一陳啓源曰蔡傳漢志淄水博昌縣入濟今
青州壽光縣也按漢博昌屬千乘郡在宋為博興縣
若壽光本漢縣屬北海郡宋亦名壽光宋志青州見
有博興壽光二縣蔡以博昌為壽光誤矣又水經注
淄水至千乘琅槐入海不云壽光考通志淄水入海
在壽光界蓋博興與壽光本壤接

浮于汶達于濟

按今張秋北有鹹河

即大清河古濟今汶

通會城是浮汶故道

山東通志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大

原

在魚臺縣

至京師元初開濟州新河由大清利津諸河

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既而海口沙塞復從東阿陸輓

至臨清入御河

元初之漕沂河至中灤陸運至洪門復由衛河以達京師中灤在封丘縣

西南洪門在濬縣西南古枋頭

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運其後開會

通河自濟寧直達臨清水運四百里然河渠淺澁舟

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

也國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都北亦嘗行之其
後復浚會通河于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
遂湮廢于慎行曰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
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瀆以入于海此
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宋理宗
季年濟倅畢輔國始
于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流至任城今濟
寧州入泗以餉
宿蘄戍邊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濟水
故道此堽城壩所由
始也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

渠達于安山

凡百五十里

為一牘于奉符

即堰城壩

以導汶水

入洸為一牘于兗州

即金口壩

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

城會源閘南北分流此天井閘之所由始也二十六

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開河由壽張西北

至東昌臨清直屬御漳

凡二百五十里建牘三十一

謂之引汶絕

濟

絕者濟為漕河所過不得束也

此會通河所由始也國初河決原

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宋尚書禮濬其故道遏汶

水全流南出汶水之西

築壩于東平戴村橫亘五里

入于南旺

南旺

最為高阜而河身跨焉在汶上縣西三十里濟寧北八十里分而為二六分北流

以達御漳

入海

四分南流以接沂泗

入淮

此南旺所由分

也

比舊河北徙幾二十里又于戴村北留坎河口溢則決之以入海涸則塞之以濟運由是汶水不復

入洸

而會

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安流者數十年

通河復矣

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往往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

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徐有貞劉

大夏相繼治之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

後往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蹋場口東南入淮而

運多受河患于南于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此夏

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者出入兗境十居其

七而沂泗汶洸諸水

汶之支為洸泗之合為沂

挾百八十泉之流

互相輸轉以入于運自金口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

戴村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功成而河之北決

塞夏鎮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

要害在河王樵曰今漕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計三

千餘里而山東之泉水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當

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氾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何也黃河未來運道全賴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為豪強所侵或為沙礫所塞譬猶人身精氣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山東轉漕全賴汶水

濟運原不資于黃河說者謂引黃入漕如延濫入室正德以後黃流益盛當其漫溢濟汶諸水皆從之入

海而會通輒水衝沙淤
于是治運難治河益難

海岱及淮惟徐州

于慎行曰往時大河流燕齊間由岱宗之北挾濟入
海今從徐方顧反出岱南挾淮入海地道所由變遷
也愚按禹時淮北為徐州淮南為揚州周淮北為青
州春秋淮北為魯為齊為宋南為吳故晉欲通吳必
假道宋之彭城後楚破越東侵泗上盡取吳故地而
淮南北皆為楚

章如愚曰禹別九州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充

淮岱

徐

相去不能千里荆河

豫

千里而羸海岱

青

里而縮荆山衡陽

荆

二千里東海西河

冀

二千里壽

春之淮潮陽之海

揚

相去且五十里龍門之黃河燉

煌之黑水

雍

相去亦四千里至華陽黑水

梁

窮數千

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謂九州之內品

列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間

兗

徐

豫

三州

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

大獨不可得而釐耶蓋九州之制實倣井田之法王
畿居內八州環拱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壤境
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之多寡而均之耳如荆
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
民力修地利盡故徐兗豫土最狹也至淮漢以南在揚
淮南荆函劔以西雍在函谷西江湖環流關嶺重複
在漢南又僻在遐陬濶疏稼政平地蓋寡闢田甚難故荆揚
雍梁最遼濶也西漢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

千二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數足以見田疇之多寡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識矣愚按古時封建其疆域道里之數亦當以井田為準如周公封魯孟子云方百里明堂位云七百里所謂百里蓋指鄆鄙郊遂之地可建晦出賦者而言

如後世所云食實封

魯地在

泰山之陽徂徠梁父諸山皆居封域濟河環之其井

甸所出罔不能越百里而加羸也若明堂位之七百里則包丘陵阪險及附庸閒田在內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而又有閒田以祗列侯之功罪而予奪之孟子所謂慶以地讓以地者是也然其法止可行于中原博衍之區至于交益甌閩地皆崇山巨浸則載師所不能詳此禹服五十之外先王半棄之而為夷貊也歟

淮沂

金履祥曰徐之水以沂名者不一出今兗州泗水縣
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
沐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
今沂水縣艾山西南入泗者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愚按今
沂水一出沂水縣艾山合沂山之汶流至邳入泗達
淮地志出泰山蓋縣者是也一出曲阜尼山東南六
十里西流至兗城與泗合注濟寧水經注出尼丘經
雩壇者是也其沐陽之沂即艾山派耳

齊乘云沂水至沂州城東

又南分入三十六
穴湖東通沔水

吉甫分為三恐非

大野

王樵曰蔡傳謂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宋鄆州今

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即汶上也今南旺湖實在

汶上西南

汶水西南
流至此分

縈迴一百五十里

河紀云南旺
湖周百里蜀

山湖周六
十五里

漕河貫乎其中西湖

南旺

廣衍倍于東湖

山蜀

湖在南
旺東

而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

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綿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

諸邑又悉環列于左右與古今志合是南旺湖即古

大野無疑

齊乘云鉅野今梁山泊北出為清河宋時與泊水匯而為一自會通河開始畫為二

禹時大野澤既鍾清濟洙泗而成而泗通于淮濟
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
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
大野相連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
徐與揚之浮淮泗亦皆與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
為貢道之要會矣今漕運尤資之設四水櫃曰南旺

在汶上

曰安山

在東平

曰馬場

在濟寧

曰昭陽

在沛縣

各建閘

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分水嶺地最高所謂水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但今者有沙淤盜佃決隄之三患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夏秋水發奔注此中汴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漚之亂可無慮哉

輯王方麓諸家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泗水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達于河者西則由

灘東則由濟蔡傳引許慎說文其說是也

疏云徐州北接青州

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按汶泗通流始自近代古時汶北入海泗南入淮故蔡傳用許氏之說

金吉甫言古文尚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荷

澤與濟通而泗水上注之自泗達荷則達濟可知然

八州之貢皆以達河為至兗州言達于河故青不言

徐州言達于河故揚不言其義實相因安知古文不

有誤耶蘇傳自淮泗入河必達于汴世傳隋煬帝

始通汴入泗疑禹時無此水道按漢書項羽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東為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跡耶禹貢各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

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夫王濬舟師之盛千古未有而自泗汴入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不減于今亦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隋煬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茅瑞徵曰今運河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于濟此取道山東者也予瞻所指蓋自宋都河南一路言之即水經所謂

汴水為灘入泗者也

韻會汴皮變反今作汴蓋避反字羅苹云隋煬所易

丘

濬曰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不入河者率由蔡河經

泗州入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謝玄

肥水之役堰呂梁水利漕蓋瀦水以備用耳非通運

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自定陶

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又以呂梁灘磧之險

而罷至本朝始用之為運道云

呂梁洪在呂梁山下的昔稱天險今削平

尚書埤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坤傳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黃瞻昂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五

吳江朱鶴齡撰

禹貢

淮海惟揚州

按孔傳北據淮蔡傳改作至為是蓋自淮以北即屬徐州境不得言據也杜佑曰按禹貢物產貢篚職

方山數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荊州南境至衡陽

若五嶺之外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茅瑞徵曰九州疆境繡錯而冀兗徐豫尤接壤難辨如鄆州以為兗曹單又以為豫兗州魯郡且入徐州夫徐州曰東原底平則鄆果專屬兗乎岱為青之鎮山則魯郡果專屬徐乎單為碭山魚臺之境又果專屬豫乎至黃州本荆也而唐十道圖以為揚陝號近雍也而通考以為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畧通考並以為梁宋史又以為雍若大名一府

分屬冀兗此果誰為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
荒服而揚州所紀止于彭蠡震澤則兩浙為吳越之
境亦未入王會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為影響而
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等州並入揚州
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州亦
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殽亂焚香靡所適從矣杜佑
于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庶幾近之愚按自晉以
下歷代史皆云五嶺南至海是揚州之域洪容齋云

揚州并之蓋萬里析之且百郡其延袤之廣可知經
文淮海之海與青徐二州異青徐之海東海也揚州
之海乃苞絡南海而言今廣南是也導黑水入于南
海則南海明見經文即如通州之貢齒革羽毛皆產
炎荒安得謂五嶺之表必非方貢所及耶若彭蠡三
江震澤而外禹貢無他紀者江淮諸流皆以海為歸
墟則此外之被水患者少又揚之南偏悉是山谿計
不勞施功故畧之耳夫聖人制服雖止于五千而會

稽實輒跡所至南交亦聲教所敷閩越之隸版圖復何疑哉但云五嶺以南俱屬揚州則不必然當分轄荆揚二州之域

彭蠡

按彭蠡蔡傳前引漢志在彭澤縣西後以為即鄱陽

湖

各志同

金吉甫謂即漢志云湖漢九水者是也

曾彥和書

解以豫章九水合于湖漢東至彭澤入江朱子取之袁坤儀云彭蠡在彭澤非

鄱陽湖也鄱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間其水出湖口入

江又東北七十里而至彭澤存其說待考

三江既入

三江之說不一班固

漢書

以一從吳縣南東入海為南

江一從蕪湖西東至陽羨東入海為中江一從毗陵

北東入海為北江郭璞

爾雅注

以為岷江

今大江

浙江今錢

塘松江

今吳淞江

韋昭

國語注

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

水經一名

潘水在會稽界一統志在金華浦江縣界

史記

庾

仲初

吳都賦注

張守節

史記正義

顧夷

吳地志

皆以為松江東江

婁江蘇傳即據經文之中江北江南江其說似可信
乃蔡傳及黃東發金吉甫諸家皆主松東婁之三江
蓋以此三江連派震澤吞吐百川吳越諸水皆從之
洩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揚州川曰三江可見揚州
自有所謂三江而非即江漢三江若以彭蠡為一則
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又出三江矣況南江未見經
文必增此以合三江之名亦所未安故有取于庾仲
初之說耳然經云既入者入于海也必入海之道有

三然後可以當三江之目據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

入海

注云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據史記正義則惟婁江入海似三江口既分東婁二

江復合為一江而入海者

正義云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西南上七十

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蠅湖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考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今松江

大黃浦入海者為東江

王圻曰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長

一百五十里沿江海口盡為堵截而東江湮沒無考黃度曰范蠡伐吳自會稽沿海入秀州澉浦即水

經谷水也東江即谷水沈潛曰水經注引吳記云一江東南行入小湖有湖東出為谷水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東南逕嘉興鹽官東出為澉浦以通巨海今澉浦尚存泖水南來注之此即古東江之跡未嘗湮沒小湖疑即今白蚬江此說與黃文叔合并錄備考

太倉劉河入海者為

婁江

陳繼儒曰婁訛作劉蓋土音也

二江皆松江支流入海之道未

見有三也近世歸熙甫

有光

引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

之謂當從郭璞岷江浙江松江然吳越春秋云范蠡

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則三江自在吳

地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是也所謂吳之與越

三江環之本言三江控帶吳越之境耳未可深泥自桑欽許慎輩俱云江水至山陰合浙江故景純以浙江為三江之一然浙江發源嶽黟與岷江別派鄞道

元已辨之豈足據乎

沈潛曰宋淳熙中直學邊韶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

由轉斜而西西朱陳沙即胸山沙帶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墩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此說本郭璞注歸太僕祖之然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江與澤相因者也今浙江震澤隔絕不通水勢地勢高下懸殊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此為范少伯言則可謂為禹跡則不然也愚謂三江既入與震澤底定連書則此三江

者必與岷江震澤相為吐納今大江東過江陰許浦
入海班固所謂北江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至
宜興注太湖入海班固所謂中江也吳淞江分東婁
二江入海班固所謂南江也水經云江水自石城東
出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其南江東北為長瀆歷湖口

酈注即太湖

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

即松東婁

三又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陽羨縣入海所
分三江與班志正同王荊公謂一江自義興一江自

毗陵一江自吳縣亦取班志說吾謂禹貢職方之三
江必指此無疑矣古時五堰未築江水挾金陵宣歙
諸水南東注于太湖北江中江為太湖上流南江為
太湖下流上下流皆入海故係之底定學者特疑中
江北江之名與導水之文相亂故多主松東婁而言
此以講求水利可耳以之解經豈定說乎三江錯書
于彭蠡震澤之間所苞絡必為廣遠而僅僅以震澤
下流當之此泥傳註而不求博通之失也

歸有光曰太湖入海獨吳淞江一路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高腴往往為豪姓所圍佃積占茭蘆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狹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益而松江與支流無辨海道遂至壅塞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劉濬以松江滬瀆壅咽不利從武康紆谿為渠淦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壅塞宜從壅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

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松江亦不過浚盤龍白鶴滙

盤龍浦在松江白鶴江在嘉定

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鍰

書為子瞻所稱然欲絕西來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數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患亦為民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為利哉余以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太湖之水東下他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

為東江婁江今松江既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
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
也元末周生綱領之論實為卓越然欲求東江古道
則于嫡庶之辨終有未明夫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
全則勢旺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
淤此禹時之江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
開而屢塞也歟袁黃曰吳淞古道深廣可敵千浦今
黃浦通流不下劉家河而吳淞日淺蓋黃浦總會杭

嘉二郡之水而又有澱山泝蕩諸水從上而灌之劉

河受巴陳諸湖之水而又有夏駕新洋之水

在崑山

從

旁而注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惟吳淞受太湖

之派而又有長橋石堤為之阻遏至所經龐山九里

二湖又多灘漲上流微故下流塞其間又有夏駕新

洋掣其水以入劉湖其勢益弱一與潮遇輒壅滯不

行無惑也

永樂初夏原吉治水蘇松上言吳淞江舊表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前代

屢浚屢塞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淺狹之處自夏駕抵上海南踰浦可一

百三十餘里湖沙漲塞已成平陸若劉家港白茆江
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使直注江海又大黃浦乃
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淤旁有范家浜至南陰浦口
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
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夏允彝曰吳淞迤東入海深
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屢經開浚
皆為民利 以上言三江皆主蔡傳

震澤底定

王樵曰揚州之境嶺自郴州

郴州虔州

北支趨敷淺原水

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支轉而北趨金衢為歙嶺亘宣
州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匯為彭蠡其

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不瀦則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特舉二水以見揚之土田皆治又曰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茗雪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所賴導之

入海者止松東婁三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

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

水陽江銀林江等堰考五

堰始于漢

于宜興以西漂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入

蕪湖固有以殺其上源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木往來之阻紿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宋慶厯中築長橋于吳江岸以便舟行之牽挽而水道阻緩昔人欲闢石塘

易木橋千所以分利之者此也凡此皆單鍔之說也
國初因五堰舊跡立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既可以
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金陵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
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享陸海之
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意而已哉乃東南之永利也
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
溪百瀆疏之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
妨于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于太湖其所急者惟在

吳淞江之通利濶深耳

說見上

葉夢得曰孔傳以太

湖為震澤非是周禮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斤

震澤

俱在吳江

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

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而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菱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可堤而為田與太湖

異所以謂之藪澤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名震澤而不名具區也愚按職方具區即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為即五湖則不然職方諸州皆有藪澤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疏云楊州浸澤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為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

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于其地求之若五湖即
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為一哉具區
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苕霅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
湖水西來汎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陂障
可施沮洳數千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數職方
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
漸繁遂成沃壤漢世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而一
之孔穎達又曲為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之

不同哉吾意今吳越之間凡濱河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移其故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藪如陽紆獫狁養大陵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為原陸不能定其所在蓋川浸通流今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澱淤厯數千年而墮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為然耶石林所云雖似駭俗考之周禮實為至當余故表而著之

厥田惟下下

金履祥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

漢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菑害

故雖旱潦而必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

卉服 織貝

孔疏葛越南方布名愚按文選石苞書葛越布于朔土注葛越草布也後漢書世祖嘗敕會稽獻越布蓋

越亦葛類也

六經正誤云越即麻紵蕉棘黃草之屬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注草席也音活葛

越之越亦當音活

又按注疏止言葛越而蔡傳兼及木棉木

棉出交廣即今斑枝花與草棉異草棉今江南之棉花也丘文莊謂木棉至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考通鑑梁武帝木棉阜帳則六朝已有之但唐虞時外夷所貢未必即此種耳

織貝蔡傳具二說前說出鄭玄後又云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吉貝愚按吉貝之名昉于南史不可謂禹時即以入貢且諸州篚實皆幣帛絲纊非必盡出于各夷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按吳夫差于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

宋口通糧道

見左傳注

江淮之通自此始吳幼清

澄

謂江

北淮南地高于水溝通江淮止是江淮間掘一橫溝

兩端築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

兩端築堤今瓜儀淮安壩是

江淮

實未嘗通流也後隋煬帝幸江都大發淮南諸州丁

夫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里自是

始由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

今運道自瓜儀歷高郵寶應至清江

浦入淮

陳傅良曰禹貢州末係河先儒固曰運道其

于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于南河雍止于西河此

正裴耀卿接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

入洛洛人入渭

唐人江淮之粟會于京口京口是咽喉處六朝運道不由京口自破岡瀆

入秦淮自秦淮入江破岡瀆在今句容縣東二十五里秦淮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經句容西南一經漂

水西北合自方山隸西注大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孔疏此州之境過衡山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

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

九江

按九江自當據水經注疏誤以洞庭為彭蠡而謂九江在尋陽宋胡旦始正之朱蔡之辨詳矣朱子考定

九水一曰瀟江

水經注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山北流注湘水愚按永州府志道州

水營瀟居其二而羅含所記十五水無瀟衡州府志云營水在唐時名瀟水則營瀟二水實一也二

曰湘江

出零陵陽海山北至長沙界入江

三曰蒸江

漢志作承水出邵陵縣界至臨

承縣北東注于湘

四曰澧江

出零陵都梁縣東北至益陽縣入沅

五曰沅江

出

柯且蘭縣北至益陽入江

六曰漸江

出武陵縣東入沅

七曰叙江

出武陵義陵縣

沅西入八曰辰江

出武陵辰陽縣南入沅

九曰酉江

出武陵縣南入沅

與

蔡傳所叙沅漸元辰叙酉澧瀆湘九水不同

鄒季友曰元水

漢志在武陵無陽縣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圖經云字或作澠在沅州盧陽縣一水而五名曰巫澠无澠舞蓋聲之轉也漢無陽縣因此水為名愚按一統志作澠水在辰州府沅州城西據鄒氏說蔡傳元水當作无考導江章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澧先入江而後

九江入焉澧不當在九江之內朱子得之但武陵零

陵長沙諸郡之水入沅湘者甚多朱蔡所取恐未必

悉合古道王方麓云郴江源出嶺至郴州與東江合
始大北入湘江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叙二水大小
若何今不敢更有升降也

沱潛

按孔傳以荆梁沱潛為一班固鄭玄郭璞皆以二州
各有沱潛蓋源同而流別也荊州沱水蔡傳謂在枝
江者非出于江而以華容

今荊州府
監利縣

夏水當之此鄭

說也漢志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今為長夏

湖在沔陽州南四十里蔡又謂潛水未聞王晦叔炎

云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沔水沔即古潛字

集韻沔通作潛故

史記云沱沔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矣考承天府志

漢水自鍾祥縣北分為蘆沱湖經潛江東南復入漢

鄭端簡云入江

此為古潛水甚明

了凡亦主此說方麓則云潛水難考不如缺之

黃度曰孔安國云沱潛發梁州入荊州其言雖不詳

未為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曰沱潛雖于梁州

合流復于荊州分出則幾誣矣沱自永康軍導江縣

分出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江別為沱人所知也
漢有東西二源而沔漾附會其說多端按經文梁州
貢道浮于潛逾于沔東為沔西為潛潛即西漢出天
水南至巴州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由此泝流北
上是固大瀆足為一州貢道矣然沱潛合為一流以
出瞿唐至荆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
潛漢與江合瀆東流至夏口沔漢又出而會之江漢
合流卒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九江以下稱

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稱中江北江以見二水
各瀆共流歷梁荆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可得而
分也猶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徐其當
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行水大經皆行所無事也

此說主漢孔
氏亦有理

雲土夢作乂

按爾雅職方以雲夢為一澤孔氏傳云雲夢之澤在
江南其中有平土丘孔穎達疏始引左傳而謂此澤

跨江南北然猶以土字兼上下言之沈存中

括筆談

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時得古本始改正蔡傳之

解實本于此

羅長源解亦同

或又以雲夢連者為古文未知

孰得其真也

漢書雲夢二字連

筍簍 菁茅

孔疏筍簍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韋昭一名聆風徐

常吉曰考工記舛胡之筍鄭氏謂胡子國在楚旁唐

志零陵貢葛筍蓋此類

附考

蔡傳苦楚廩之按苦蓋

也楚廩與牆同言以荆為牆也董安于事見國策

蔡傳解菁茅用鄭玄說

孔傳菁以為菹不可從

魏了翁曰縮酒

只是醴有糟故縮于茅而清之周禮注酒沃于地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此鄭興臆說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香潔

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

袁黃曰江沱潛漢蔡傳具二說初謂四水俱經之後

引程氏

若庸

各隨其便之說有理若依前說則江漢本

自相通者何必又由沱潛

逾于洛當是由襄陽登

陸北走南陽道

荊河惟豫州

王炎曰周之洛邑雖云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

何以見于商頌哉丘濬曰三代以前洛為中國之中
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表而東西感其所謂中蓋在
荆襄之間愚按今之河南實兼河北春秋天王狩河
陽又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與晉考之皆周畿內地
則周時東都已跨河北而有之蓋河陽當河東要會
為西洛北門故隸在內服以廣外屏其後河內畀晉
文而周地益狹至秦并六國必先亡周者六國叩關
以洛陽為孔道周滅則橫據鞏洛東出伊闕而韓魏

震南通陳許而荆楚搖抗天下之腹心斷諸侯之從約而趙代燕齊以次舉矣楚漢相距亦多于成臯廣武滎陽京索間蓋漢據關中其勢即秦之勢而楚割鴻溝以西為漢則山河之險盡去其亡豈待垓下哉

伊洛瀍澗

鄒季友曰按伊水在洛南之東瀍澗在洛南之西洛為大伊次之瀍澗水小經言伊洛瀍澗蓋自東南而西北以地形次第言之耳蔡傳謂小大相敵非也又

經文此言澗澗後導水言澗澗則以洛水先會澗水
後會澗水各以其次故立言有先後之殊宋輿地圖
載澗水今合澗水入洛此後代陵谷遷改非禹蹟之
舊也

滎波

按波水當據爾雅水經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出
為門水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注于河即爾雅所謂洛
出為波通志門水在靈寶縣西南北流為弘農澗

黃度曰水經注禹塞淫水于滎陽

濟為河所淫

下引河通

淮泗為漭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汴渠隋曰通濟渠
然則河兩道通淮矣濟逾河為滎河被孟通泗各有
名見源流相屬汴于經無名見非禹瀆也禹濬畝澮
距川川皆大瀆行于兩水之間澮洫則人皆為之也
徐豫地平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汭澮諸水皆無原本
皆溝澮井絡互相貫輸皆當受水于河濟者也自漭
蕩通河滎澤既廢故皆受水于漭蕩耳禹治行河本

以河流湍悍故醜二渠以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渠
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竇故不順
地防水屬不理孫故其流易決蓋非獨浪蕩也其後
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
決至王景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
渠脈而禹蹟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
也荷已通矣而何用更通浪蕩哉其曰塞淫水而鑿
之者此戰國策謀之士託其名于禹而世不察也

陳按

后山汴渠記云禹時河南無濟世謂葦蕩受濟禹塞
滎陽而用河者皆失之是此說所本最為得之但云
荷已通矣何用通葦蕩却不然禹時荷水合汶入
海未通淮泗漢武以後始合泗入淮詳水經注

導荷澤被孟豬

金履祥曰自荷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

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并行睢

水矣地理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盟諸即孟豬在

梁國睢陽縣今商丘縣東北愚按孔傳云孟豬在荷澤東

北以今圖誌考之乃荷澤在孟豬東也禹治二澤水

不應反自東而西此疑義當闕

浮于洛達于河

唐虞三代皆以河為運道後世都汴洛者必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亦必由河入渭唐開元中江南租船自河西北汴鴻溝轉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宋都汴漕道東南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自廣濟河至京師凡四路皆河汴是賴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

開封城內東合蔡河

蔡河在浚儀本名琵琶溝是秦漢故運道隋開汴河不復由此

唐杜佑復浚之宋史云蔡河貫京師閔水自尉氏入焉是為惠民河

名浪蕩渠東注泗

水入淮近因河決蔡河湮沒無考而汴河自府西中

牟縣竟入黃河矣

輯考索諸書

華陽黑水惟梁州

按孔傳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蔡傳易據距二字

蓋以梁之東境止于華陽不得其山故言陽也

華山四州

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西北曰雍唐十道圖山南東西道在關內道之北蓋亦以華山為界

云黑水未有確指則距與據亦難定或疑梁雍二州
西界各有黑水今疊溪千戶所黑水流至成都安縣
入羅江鄭端簡謂即梁州黑水觀導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則梁雍黑水豈有二乎 蜀地與秦同城
周職方無梁州者雍州乃王畿居中制外梁為雍阻
固故并梁于雍也漢改梁曰益以土壤益廣唐遂于
蜀建南都

沱潛

按梁州沱水通典在唐昌

今成都府崇寧縣

近志云一在灌

縣

成都西

一在新繁

成都西北

灌縣之沱即爾雅所謂別江

于湔山

今灌縣玉壘山

者其鄰

音仇

江寰宇記一名阜江自青

城縣百丈水南流入崇慶州至新津縣入江孔疏以

為即沱江所未詳也潛水水經出巴郡宕渠縣

今順慶府

渠縣縣有渝水古潛水俗謂渠江

史記正義云源出利州綿谷縣東

龍門山大石穴下

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

庾仲雍以墊

音疊江縣

屬巴郡

有別江出晉壽縣

今保寧府廣元縣

此即潛水考綿谷

即晉壽石穴水當經綿谷出宕渠杜甫詩綿谷元通
漢亦一證也郭璞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荊州鄭
康成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故荊州之潛曰未聞于
梁州則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為
西漢蓋即指綿谷水耳然此水既從沔陽今漢中府沔州南
流即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不相蒙地理志西漢水
出嶓冢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
山西南入江不云潛即西漢鄭康成始合之為一而

酈道元孔穎達輩遂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西漢水自嶓冢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為嘉陵水又東南流經宕渠合宕渠水

即潛水見水經注

乃知西

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即西漢耳若必求出漢入漢者為潛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沔漢相為沿注哉吳幼清云凡江漢枝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猶蜀山近江源者皆為岷山鄭端簡亦云梁州三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

之以俟博聞

蔡蒙旅平

按水經注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本指蒙山言之

蔡傳引之似混近說遂以蔡蒙二山都是志沫水蓋

因蔡傳而誤也

水經注沫水出蒙山南與青衣水合東入江

和夷底績

和夷無定說水經注引鄭玄云和上夷所居之地和

讀曰桓漢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

水經作岷山

西南行荒

中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自桓水以南為夷
書所謂和夷底績也愚按古桓和二字誠通用但地
志所云桓水出蜀山者已不可考或云桓水即洮水
洮水又不在梁州域內寰宇記和川路在雅州榮經
縣界一統志天全招討司治南四十里有和水此即
蔡傳及晁氏所指者在蔡蒙之西至晁氏所云巴郡
魚復縣今夔州開縣夷水去和川絕遠不應連書考漢志
越巂蘇示音奇縣西北有尼江師古注示讀作祗尼古

夷字集韻云夷古作尼此尼江與和川近疑即禹貢之
和夷而先儒從不之引何也經文凡曰底績例主
地言此必是地名因水者蘇傳以和夷為西南夷名
曾氏謂嚴道有和州夷人居之蓋皆本康成之說

厥土青黎

董酉曰黎字孔傳訓黑以色言馬融王肅訓小疏以
性言考黎無疏訓疏者其黑之性耳蜀土疏惡

唐書
高駢

言築成都羅城蜀
土疏惡以覽覽之

固有之以解字義實不然蓋土性

本粘膩然于其中復分五行黃者土之土也得其本
然為最貴赤者火之土也為次之白者金之土也又
次之青者木之土也又次之黑者水之土也為最下
土本克水今反為水所勝其疏惡何疑哉

厥賦下中三錯

王樵曰按周官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為上田一易
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再易之地謂休二
歲乃復種也為下田蔡傳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

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以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繁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為之上下間出調劑可

謂密矣舉此四州為法而餘州可見無錯者其等已
定也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
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
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初起
陶復陶穴困于敵人之時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
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豫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
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

孔傳璆玉名按爾雅璆琳美玉也廣韻璆與球同集韻球或作璆蔡傳則釋為玉磬觀下文既有磬此當從古注無疑

逾于沔入于渭

按蔡傳引漢武帝時有人上書云是逾沔入渭之道漢人常用之今蜀中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此道無復講矣

葉夢得曰雍州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

明矣西傾即西戎之境疑熊羆狐狸織皮與西傾因

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

此來貢也

黃文叔亦同此說

愚按西傾山僻在雍之西南不

應梁州貢物乃紆道由之西傾因桓正記織皮所由

來耳況他州貢道皆以浮字起此與雍州西戎之貢

相似當從石林說無疑黃度曰禹貢西戎貢織皮

必紀其道里所由不獨通道九夷八蠻為中國盛德

所致亦見華戎通貨自此而始周禮懷方氏致遠物

亦是懋遷利導之術夫豈苟貴難得哉司馬子長曰
蜀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僮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四塞棧道千里褒斜綰轂其口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西有羌中之利北
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長安要其道梁雍從來
挾戎狄為富故周人建國并梁于雍漢遂因之而關
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之變不可不知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曉曰雍州黑水是鎮夷黑水與經文導黑水不同
愚按今鎮夷所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北三百里即漢
張掖地與三危山相近此正導黑水之黑水也水經
注云白水出臨洮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
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在陰平西北古沓中之地意
此即從張掖來者乎若漢中黑水出太白山南流入
漢又非雍州所表識 四面積高曰雍

東二嶠西隴
山南商山北

甘泉九
巖諸山

漢改為涼州以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斜

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為雍州末又合關右為雍州

弱水

按程大昌引西域傳以弱水在條支

條支一名大秦魏畧云弱水在

大秦誠太遠唐書云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沙音夷

水沙夷水即弱水也不能勝草芥去長安九千里而

羸此似得之

涇屬渭汭

黃度曰孔傳水內為汭如古說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澧水皆主渭言文義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蔡氏解媯汭云水北解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此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所誤由未睹易氏解耳況導渭止言

澧涇漆沮絕不及汭鄒季友曰若涇水先合汭後入
渭則經當言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即有渭
汭不可異說

漆沮

程大昌曰雍地漆沮有三派新平普潤富平也禹貢
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何以知其然也曰導
渭自渭源至入河漆沮僅一見而水行之序在澧涇
之下則自澧涇而上凡後世名為漆沮者皆非也今

以漢唐郡縣求之澧之入渭在盩厔縣境縣蓋咸陽西南涇之入渭在陽陵則在咸陽之東漆沮入渭在漢馮翊之懷德即唐同州之朝邑也朝邑又在陽陵東北三百餘里故石川之漆沮其派序入渭在澧涇

之東全與經應也

程泰之又以縣詩自土沮漆在岐不在邠愚按詩疏云漆沮在邠二

水東行亦過周地是古扶風之漆無二派也又詩韓書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

邦奇曰漆水蔡傳引寰宇記云自耀州同官縣東北

界來他更無證而鳳翔有漆

出隴州

鞏昌有沮

出階州角弩谷

皆自本境入渭二水源派甚明但其地在澧水入渭之上與經文不合考洛水出慶陽府環縣即古洛源縣也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同官縣至富平合沮水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至今人呼為洛河顏師古云漆沮即洛水也

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關駟以為即漆沮 豈

洛亦名漆歟沮水出宜君縣至子午嶺合子午水經中部縣東南流至富平合漆水即洛也子午嶺乃子

午山一支其山歷延安慶陽西安三府綿亘八百里
蔡傳合榆谷川非也榆谷在臨洮去渭源遠合榆谷
者乃鞏昌沮水也延安沮水何由西行數百里至臨
洮既至臨洮又何由至西安之耀州又曰作記者以
二漆為一水而莫究其源但云自同官縣界來而不
知自同官來者洛也一統志遂言同官之漆出自鳳
翔而不知漆水為涇汭所間其能飛渡涇水而來同
官耶同官有漆潭三面山如壁立水流出東壑間正

所謂自同官縣界來者至富平不百里即入洛但其水甚小禹何故舍洛而取漆豈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歟抑漆沮實鳳輦之水而經文有錯簡漆沮既從當

在澧水攸同之前歟

雍大記漆水在武功東門外康海武功志云漆水今謬為武水

者也自郿岐之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郿岐涇渭脈絡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愚按何大復此辨與韓苑洛合但武水一統志不云

愚按漆沮雖名三派實止

即漆水今存其說待考

二派段氏謂毛詩漆沮入渭上流

在郿岐之間

禹貢漆沮

入渭下流

在澧涇之下

故程泰之以石川河當之據韓苑

洛所云泰之又非定說韓關中人其言當可信

荆山

北條荆山蔡傳即耀州富平縣掘陵原馬理曰

馬關中人

掘陵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

鑄鼎于荆山在今三原縣嵯峨山嵯峨即荆山也其

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如在目前別嶺有

西原中原東原縣所由名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按原隰在邠岐之間豬野在甘涼之境相去幾三千里而皆底績蓋邠地務農桑好稼穡其本業也而涼州澤草茂盛魏太武北伐謂姑臧城外泉涌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

休屠澤

其間乃無燥地又漢書稱涼

州之畜為天下饒吏民相親穀糴常賤誠沃土也是故諸涼以一郡而雄視西河西夏以一隅而抗衡中

國

琅玕

按琅玕石似玉此孔傳也說文云似珠孔疏及蔡傳從之蓋古人謂石之美者多曰珠廣雅謂琉璃珊瑚皆為珠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王樵曰蔡傳雍之東北境則由積石至西河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從積石也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

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日河套即始皇斥奪
匈奴河南地也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冀之北垂遠出
河外猶在荒服故此得為通舟轉漕之道三代之季
北狄入居河內始皇逐出之劉項之際復為匈奴所
據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宋為元昊所據者幾三百年
凡據河內外州郡二十有二蓋其地肥饒其人剽悍又產健馬乃
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
之要害而豈知其為唐虞之故疆哉李復馭邢恕之

說本非積石至龍門之道蔡傳引之贅也 春秋秦

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秦都雍今鳳

翔縣雍臨渭晉都絳今絳絳臨汾由渭入河渭水至華陰入河是

逆流由河汴汾汾水至汾陰入河是逆流疑即禹貢西南之貢道也

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從渭水而上初止四十

萬石武帝增至六十萬石從鄭當時議發卒引渭穿

渠以漕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里溉民田萬頃

于慎行曰漢漕山東粟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吳寬曰漢初穿渠引渭以漕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

後通褒斜道

唐初府兵未廢漕甚省開元中裴耀卿主運

凡三歲運七百餘萬石沿河置倉

于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

運以避水險自河陰西至太原倉

隨地轉輸天寶三載韋堅修漢運

渠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

下

永豐倉在渭水入黃河處漢志之船司空也

復與渭合漕粟四百餘萬

石其後劉晏遵耀卿法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

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運至一百十萬石

無升斗溺

輯考索
諸書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按雍州崑崙蔡傳謂即河源所出鄭端簡非之是也
此崑崙今在西番界近甘肅若河源崑崙去中國極
遠水經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穆天子傳自
宗周至崑崙合八千一百里其說遠近不同近世焦
竑謂崑崙近山在西涼酒泉之地穆王見西王母之
所晉酒泉太守馬岌所言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

者也崑崙遠山則博物志所言在大秦西海之濱成
光子云在香山南雪山北山頂上池周八百里河源
出焉佛經謂之蘇迷山也其言祖崑崙為地中之說
雖未可深信要之導河不及崑崙亦以九域而外荒
遠宜畧聖人所以別華壤限絕域也使在雍州外徼
必為禹蹟所經何以張騫甘英輩久歷西域諸國而
卒不得其詳哉觀崑崙與析支渠搜並誌則其地不
越玉門嘉峪之間其國亦在歲見終王之列而必非

河源所出之崑崙明矣析支渠搜馬理謂即今河套
直寧夏東北考唐書吐蕃之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洮
岷間其酋唐旄等居析支水西

河水遇山處析為
二支有析支城後

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據此
則析支在積石東為河套以西地惟渠搜在今套內
耳 蔡傳引蘇傳云織皮以下文當在厥貢惟球琳
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亦一
說但云三國篚織皮則非是鄒晉昭謂梁雍二州原

無入筐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
夷島夷之類不同

尚書埤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六

吳江朱鶴齡撰

禹貢

兪于河底柱

乳疏山勢相望越河而東蘇傳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屬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脈

而何蔡傳深非之以為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
其辨甚核愚謂山勢越河但言河口雷首與河西諸
山綿亘不絕非以底柱太行等山皆從荆岐發脈也
即子瞻解亦未可盡非朱蔡于岷山條有南支北支
之說非所云地脈耶

蔡傳底柱即三門山本之水經注

陝州志同

近都穆云底

柱在陝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
約廣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為底柱高約三丈周數

尺蔡氏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據此說則水經注亦非
的當考

陪尾

金履祥曰陪尾徐州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有陪尾
山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脈故謂即安陸之橫尾愚
按禹貢書法凡言及者以相距之近也言至者以相
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遠故曰至則陪尾亦應遠況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豈非徐州之陪尾乎

敷淺原

漢志豫章歷陵縣

今九江府德安縣

南有傅陽山傅陽川在

南古文以為敷淺原蔡傳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

有歷陵山以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

不應又為歷陵山名偶同不足據江州德安近之愚

按韻會敷古作敷隸作敷史世家傅錫庶民漢文紀

傅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傅陽川其字皆當作敷敷轉

為傅傅訛為博耳朱蔡疑博陽庫小不足表識又非

山脈盡處朱子答程泰之云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
東北一支盡處意即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為江入
海處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鄭端
簡謂廬山在大江彭蠡之交當南北匯水口猶導嶠
冢于漢入江書至于大別也王方麓亦謂廬山雖高
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言敷淺原顏師古云
傳陽當為敷陽敷陽者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
阜西南是可證廬阜本名矣其說皆本朱子但古稱

廬山疊嶂千層崇巖萬仞周四百里最高且大恐不
當有淺原之目考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又說文高平
曰原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西南若作地
名與導水至于東陵一例于敷淺原之稱甚合吾謂
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此可據也朱子疑庠小不足
表識繹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蓋傳陽在古本
高平之地後人乃名之為山耳禹導江海之山至大
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

力隨刊沉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
盡處耶 蔡傳分南北二支本朱子說敷淺原在衡
山北而曰南支者以其環出北支之南也

徐常吉曰山河以言道也易曰山澤通氣西周之季
三川竭而岐山崩是山川之通為一也使山之氣壅
遏而不行則水之流必汎濫而善潰故禹之導水必
先以導山導之云者芟繁剔蔚接殘陁斷以使其脈
絡之相通而已蔡傳不取王鄭三條四列之說分南

條北條以江河為之紀此說亦有本唐天文志云天
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竝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
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歲貊朝鮮是為北紀以限
戎狄南紀自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
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
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為南紀以限蠻
夷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脈

會竝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
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
華陽而與地脈會竝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
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
漢弘農分陝實兩河之會也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
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曰巴蜀皆負險用
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為周宋鄭陳蔡衛申隨皆四達
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

東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為三齊北燕自
南河下流為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財之所阜也
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
東及海為蠻越

流沙

考北史出玉門以西都是沙磧

魏太武分道出西域
一自玉門度流沙西

行至鄯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
至且末數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史

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

水滲而下入于流沙餘波盡消故不言入海耳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按舊說黑水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蔡傳所引樊

綽以麗江為黑水程泰之以西洱音河為黑水二水

皆南流入于南海而其源莫詳近世韓苑洛以肅州

衛城西十五里有黑水與水經所云出張掖雞山者

相近

一統志黑水源出肅州衛城西北十五里今鎮夷城南五里有黑水渡顧起元曰今平涼寧夏

之黑水入積石河肅州黑水南流去積石幾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此為禹貢黑水無疑但水

經云南過燉煌燉煌今肅州西沙州東地也又云南流入于南海則當遂入于梁而其流無考李元陽又以今雲南瀾滄江由吐蕃西北來歷諸郡界至交趾入海的是古黑水引元史至正八年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為證茅光祿瑞徵亦同其說

金沙江自雲南北界入南海瀾滄江自雲南南界入南海金沙即古麗水漢書為若水瀾滄禹貢為

黑水今按一統志瀾滄江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

名鹿滄江後訛瀾滄自麗江經雲龍州東南流入永

昌蒙化順寧景東乃入南海然志但稱出吐蕃未必
其自張掖流燉煌如水經所指也又未必其涉者脛
果黝黑也若漢志符黑水符縣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在
敘州府入江與禹貢絕無干蔡傳與水經竝引失考
甚矣

導河

鄭曉曰本朝黃河之役比漢唐以後不同逆河性挽
之東南行以濟漕運故河患時有自海運罷中灤運

又罷專由邳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故河不得如
禹貢故道入北海而河之東南行者又分數道蓋自
經汴以來支流益衍南出二道皆徑入淮東南出五
道皆合漕以入淮乘淮入海今數道皆塞止存徐沛
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狹不能容勢必橫溢而決決而
東南有山限閼為禍不大決而東北非東昌則河間
等處故往歲張秋之潰運道不通為禍不小既防決
臨清又防決濟寧又防決徐州又防決潁壽以犯鳳

陽又欲遏其流不南出不北走循我運道而接江淮
之舟此其計誠難也袁黃曰河水半混泥沙急則行
緩則澱故禹自河州蘭州而北大同岢嵐而南直至
華山之陰皆引之由兩山間使相激盪而泥不得積
及龍門而下懼其將入平地而奔潰四出也則疏三
門集津為之節蓄水流至山奔轟衝激泥沙先下而
清水隨之故砥柱真如柱析城真如城王屋真如屋
皆鱗次直立于水中自唐貞元時王珙開運道將諸

山險阨相繼鑿夷而大禹導山節水之意失矣又曰

昔陳平江

瑄

宋司空

禮

之治會通河也驅汶水逆流

出南旺北至安民山地降九十尺因析六分之水北

達臨清

為開十有七

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因析四

分之水南接徐沛

為開二十有一

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

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後人以意增損而水之分數紊

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

時故閘由茶山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礙

後更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
河渠之一壞也徐州呂梁二洪其流甚駛其石如牙
永樂間運道初開人惡其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不
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
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
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也至淮河入海之處平
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陳平江就山陽之滿
浦村壘石為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

鋸牙見
宋史水

得翻騰踊躍以入海俗謂之磯嘴取相激而名今皆
沒于土中此河渠之三壞也王樵曰前代河半行河
北而鮮患今日河盡南徙而屢決蓋由地勢南高北
下北行順而南行逆也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泉
水通流徐呂二洪則借黃河接濟河身既窄必至橫
溢而出此淮揚所以多水患也夫天地之有四瀆猶
人身血脈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于海也今河淮并
行河奪淮入海之路至于汎濫猶人身血紊經絡此

豈可謂天地之常哉竊以為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
河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
可以一歲不通而河不可以一歲月而治今之隨決
修補隨塞疏濬不過為通漕而已河實未嘗治也真
欲治河必復其故道而後可今無論禹時故道亦非
永樂中之故道矣永樂初開會通河北達漳御南接
淮泗開河不資黃水黃水不入清河河未嘗為害如
今日之甚也為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之道

上也不得已猶當使河淮兩分河漕兩利如永樂之舊次也夫禹之治河于下流播之為九今以河之鉅且悍而一淮以為之委又無可分而容之之地誠能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以容之然後河可以永久而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間免于閭殫為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凡幾其利又大矣孫承宗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決

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昭陽河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則東西鎮口遂為河奪而股脛潰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于是塞黃陵岡以保張秋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于是開南陽湖以安徐沛近開洳河萬歷中李化龍開洳河在邳州城西北九里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今欲全洳河則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東為北江入于海

黃度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江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導嶓冢則或然已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云漾水出隴山氐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為漢水也獨氐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酈道

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證之以經文杜佑通典云泰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可據韓邦奇曰鞏昌嶓冢是漢源漢中無嶓冢沔水出金牛山即金牛峽在今沔縣人既誤以為漢水遂以金牛為嶓冢耳愚按古稱漢源有二東出武都西出西縣禹貢漾流為漢北東源也但班

固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于武都東漢但言受隴西
氐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之山則東漢之源與西漢
同出氐道明矣漢中嶓冢杜佑以前未聞常璩亦止
言漾水出武都漾山不言嶓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嶓
冢之說正足與班志相證明孔安國曰漢上曰沔漢
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為沔水經南
鄭為漢水謂沔水即漢水不可謂沔水非漢水亦不
可也

或曰漢謂之漾亦謂之沔恐屬方言今寧
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漾洋聲音相近

氐道

武都川渠阻隔誠如黃文叔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為名特泉始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即漢武都地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氐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脈相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蓋禹之導漢與導江異江水導其流故岷山直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嶓冢不曰導漢若使嶓冢近在沔陽則漢水已津流浩注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水經誤分漾水為西漢沔水為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不

可不辨

吳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為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為一水而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似別為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兩相匹敵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為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為瀆也三瀆皆自為一瀆惟江與漢共為一瀆不以漢附于江而沒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為瀆也若

漢不為瀆則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
殿導江之後矣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東迤北會為匯 東為中江入
于海

袁中道曰懷襄之時雲夢一壑江身不復可辨禹導
水必于高阜之處為之表識自夷陵以下高阜多山
宜莫如澧由澧導之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尋陽雲
夢始出而江流乃可辨水經注于江陵枝迴洲之下

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
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僅為衣帶細
流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

澧水在岳州今大江自夔峽下荆門不復至澧 寰

宇記古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湖今洞庭水會
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

茅瑞徵曰東迤北會略斷與南入于江對為滙與東
滙澤為彭蠡對自漢視江若漢小江大故言入自江
視漢江固大漢亦不小故言會愚按江與漢合在漢

陽大別又東流七百餘里至鄱陽湖不當云北會于

滙北會者會漢也于滙舊善本作為滙義始可通

孔傳

云東滙分流都其北會為彭蠡則于滙之當作為滙明矣

吳澄曰漢為北江則江當為南江然循江南岸則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指為彭蠡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中江也

張吉曰江漢二條朱蔡皆以彭蠡乃江西湖漢所豬無仰江漢之滙江漢並持東下又不見北江中江執

是以疑經之誤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以經文證之
始知無誤也夫滙本訓迴乃下流汎濫他水勢不得
泄于是迴旋渟蓄豬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
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為巨
浸雖無仰于江漢之入然實因其下流充牣其湖水
壅淤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漢之水
截入澤內而為滙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他條曰
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為彭蠡東

迤北會為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
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迨
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
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
陽之清漲是也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
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自南岸而入三水竝持
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入江並流為南
江者不言可知非判然異派之謂也此東為北江東

為中江入于海亦無誤朱蔡皆不能無疑于斯何歟
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于江東滙為澤蓋亦無遠不
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曲折迤邐勢相正符今却
云經文與今水道全然不合此不可曉也又江水自
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
為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
今却云于漢水宜改南滙彭蠡于導江宜改南會于
滙此又不可曉也

黃潤玉曰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岷
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為文

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而入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自循北岸以達于海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取鄭樵之說以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

之有江猶北之有河也渭水洛水皆入河不曰中河
北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為誤乎是不然河源遠
出悶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激
而渭洛近出鳥鼠熊耳不數百里遂達河幾不自見
安得與河為敵若漢源出嶓冢與江源既不甚相遠
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遠則漢雖入江猶
得紀其為滙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
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言

渭洛荊州則曰江漢朝宗對舉二水言之經之立義
精矣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而為巨浸無仰其入
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滙也滙言其外
蠡言其內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若夫江漢之合
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
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集註謂經
誤者非是

魏校曰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為
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來闌之安能豬

而後洩耶愚按莊渠所云闌與二泉
所云過者相合此可明滙字之義

東出于陶丘北

陳師道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
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
謂豫之川河洛幽兗之川河濟則河南無濟矣鄭曉
曰濟自滎澤伏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杞縣歸德北
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方回曰
濟水絕于王莽時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
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黃承

玄曰漢永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抵貫
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不可
尋今惟東平以下汶水支流時溢入故道從利津入
海世謂之清河而實非濟也愚按濟有二脈水經謂
分自乘氏漢乘氏縣在今鉅野西南一為菏水則承鉅野之黃水
一為濟瀆則承鉅野之洪水是南北二派皆由鉅野
而別今濟枯菏涸惟鉅野之區此與經文又東至于
漚為巨浸數百里詳徐州
菏又北東會于汶甚合但于滎澤以下有南濟北濟

之目

水經濟濟水東合滎澤又東逕滎陽縣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過封丘縣北北

濟也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 尋其

津途皆在陳留不應頓分兩派充志以桑氏所分者皆出南濟則北濟經流又當沿注何地王隱謂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為北濟則似滎澤以下皆北濟荷澤在南故相對為南北耳大抵南北之濟當分自乘氏以下而不當分自滎澤以下又經曰滎波既豬豬者陂而障之豬為澤也禹既塞淫水于滎陽

則陳留不應有濟矣況分南北哉水經云必後世

河水東南決溢濟乘之而濫流非禹時故道也東出
陶丘是濟水正派至此穴地而出東出之東指其行
于地下者言之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其伏其見皆
可別識不獨濟水為然若如桑氏所序自滎澤至陶
丘往復逕通如此經何以不言東至而言東出耶酈
道元云濟水東北又合河水于定陶縣北此亦據周
漢以後水道禹時河行大伾之北未嘗經流濟陰或

澠漯支津在曹濮間者則有之耳至荷是南派

入淮會

汶是北派

入海

附考

蔡傳引沈存中云厯下發地皆泉

濟水經其下齊乘則云古濟行清河如在井底南仰
泉源遠在山麓豈能相及蓋厯下衆泉皆低陰伏流
所發西則趵突為魁東則百脈為冠地勢使然無關
于濟存中得之傳聞後遂以濼為濟誤矣二說不同
備存待考

導淮

按古淮水從荆塗二山硤來經今淮安府治西南至
安東縣雲梯關入海泗沂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會
謂之清河今黃河益徙而南挾淮入海泗水既分流
濟寧入漕渠而沂水自合沭武祊浚諸水至邳州入
黃河非復故道矣夏竦曰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
非淮之利也河得全淮之水并力刷沙是河利也然
河有時淤則淮入海之道反為河塞汝潁肥濠之水
皆無所洩故于淮非利也今皆資之以漕而閘禁不

嚴

陳平江用水平法設五閘于清江口

致河淮並趨南注運渠衝決不

常高家堰為兩淮關鍵

堰當淮泗合流之衝在淮安城西南四十里

淮揚

恃以為安自河由桃宿至清河奪淮入海之道淮始

穿高堰溢高寶興鹽之間河無淮水之刷沙積而淤

遂由崔鎮四潰必固守高堰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

借淮衝滌又力浚雲梯關口漲沙則下流疏而海口

廓或虞淮溢之侵泗欲決堰瀉淮不知堰決則淮盡

趨于河入海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蹕其後而清口

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疏必不能盡泄淮漲故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可延之使入江高堰堅則全淮盡趨清口而後黃淮不為泗患矣

此主潘季馴議

導渭自鳥鼠同穴

按鳥鼠同穴山海經水經地志皆以為一山蔡傳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幹信屬注而誤也鳥鼠共為雌雄近岳正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口有鼠狀如常鼠但缺唇似兔蓬尾似

馳彼此睥睨有類雌雄蓋物類相感之異世固有之
蔡傳之疑孔又誤也

導洛自熊耳

山海經水經俱謂洛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郭璞云
出上洛縣冢嶺山又云熊耳在上洛縣南愚按謹舉
一名冢嶺今商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西北百二十
里即謹舉山洛水所出也謹舉熊耳同在上洛故淮
南子博物志俱云洛出熊耳孔氏豫州傳云洛出上

洛山于此又云在宜陽以西宜陽以西則盧氏熊耳也蔡氏前兩熊耳並注上洛因言地志伊水出盧氏熊耳非是此乃云盧氏熊耳蓋與孔氏合但上洛盧氏漢志並屬弘農晉志並屬上洛其相去不甚相遠安知禹所導之熊耳必非上洛熊耳耶易氏曰洛出上洛縣西冢嶺山東流七十里至上洛東北流九十里至洛南在熊耳山之西又四百六十里至盧氏熊耳山據此則兩熊耳皆洛所經而所謂洛出熊耳者

殆未足信矣

王樵曰蔡氏謂導河導淮導渭導洛皆非出于其山
特自其山以導之然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
枝山胎簪亦桐栢旁之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
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栢導之俱有未安詳
經文之例凡言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
也惟河不出積石故言導河積石流多伏流故經不
顯其所出孔傳亦但以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

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
所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史文詳略
無義例斯言足以斷之矣

按王說最是但洛出冢嶺
去熊耳頗遠與南谷之于

鳥鼠胎簪之于桐
柏又不可一例

四海會同

孔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蔡傳

主四海之水
言孔傳勝

林之奇曰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

其貫利必先辨之于其始乃可同之于其終禹貢所

分九州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
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
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
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
不異先別而後同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

庶土交正

至

成賦中邦

按庶土四句蔡傳分土貢田賦土貢曰慎即惟服食
器用也田賦曰成即萬民惟正之供也然庶土所包

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已在其中況經文賦
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賦之賦專指土貢言耶
蓋底慎是千古理財之本義兼貢賦特積貯為邦國
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經故又于庶土中科取穀土言
之則壤成賦取民有制是所謂底慎非上言貢而下
言賦也語云王者不言有無天子賦在山海經理財
賦末流必至管商聖人豫以身救之曰交正有廣大
公平之象焉曰咸則有謹嚴節制之義焉夫欲國無

貧莫先邵農欲民無貧莫先輕稅皇甫湜所謂任土
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一定人識所出吏難
為姦豈有後世加賦之擾哉

錫土姓

孔傳謂賜予所生之土為姓蔡傳土姓分說本之羅

長源泌較勝

五百里甸服 三百里納秸服

陳大猷曰禹之甸服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

之春秋傳少康有田一成即貢法也

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鄭元云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出長穀一乘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王圻獨以甸為服者

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集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愚按夏通畿內為五服周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外為侯服侯服外為甸服京師之地皆千里而甸服有內外者禹時水

土方平力田為急周時商奄未靖居重為尊故其名制稍別耳

孔疏以服字貫總銍秬粟米蔡傳以服輸將之事總上三者而言金履祥曰三百里之民獨納藁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蓋酌五百里之中而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粟米代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

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

此說與蔡傳異極有理當從之

呂祖謙曰禹貢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蓋當時寓兵于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畿內而足自大畧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又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諸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不過五百里故挽輸不勞漕運之法未備春秋戰國爭事攻戰所論者尚止行運之漕秦漢以後漕法方

詳

丘濟曰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國都之漕自漢都關中始

百里采

孔傳采供王事蔡傳采卿大夫食邑愚按作采地解

亦是但周制家削

稍去聲

邦縣邦都俱在王畿之內夏

制雖未詳不應褻內諸侯乃食采于畿外周書侯甸

男采衛為五服又周禮九畿有采畿九服有采服此

采義與彼同

三百里蔡

鄒季友曰蔡字陸氏釋文無音今蔡傳引殺管叔而

蔡蔡叔為證

此本蘇傳說

則陸氏于左傳音素達反當從

之愚按蔡字說文本作蔡糲蔡散之也從米殺聲徐
錯曰左傳蔡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作蔡

陳埴曰禹貢分州為貢賦設建服為諸侯朝見設蓋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緯每州為

二百一十國

見禮記王制

有方伯連率以統之此其經也

至其朝則不論州而論服各隨道里遠近為疏數之

限

見大戴禮朝義

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相錯所

以相維而法難壞周禮大司馬有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有九服言其服事上也曾氏曰周禮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于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也侯甸男采衛為中國蠻夷鎮蕃為夷狄內五服去王城三千里相距六千里與禹服不同然周地幅員蓋不廣于禹立

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跡則亦以禹跡為極特禹時
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故
五服止于五千耳唐仲友曰周禮言九服祭公謀父
又言五服見國語蓋九服五服一也自鎮畿而內二畿
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少牴牾者惟商
制不可考然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合也又曰自彼氐
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中舉來享外舉來王知

其與祭公之言合也況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

侯甸男邦采衛則周之因商可知矣

按伊訓云侯甸
章后咸在可證

商有天下使更禹貢五服
之制周之九服大約因商

章如愚曰先儒鳥道之說

竊以為不然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

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即漢之六千里也況

五服之制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

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

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

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遼東在東北隅

燉煌在西南

當作西北

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袤之而

度其四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羸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志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跡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

此論未然唐虞三代時朔方之地皆為中國

是

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

尚何鳥道之言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乃
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啟後世無厭之禍
也羅泌曰虞夏以前四正疆理東至瑯琊之海西至
積石之河五千而縮南至衡山北洎單于府五千而
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一百有奇縱并遼東渤
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靺鞨流沙之
外亦不能一千國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蓋古之
天下方三千里止矣

此據王制

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

萊蔽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蕃畿為
方萬里斯亦末記之蔽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宗
周八百成周六百此以百同度計言之古五服之制
王城之外甸侯綏面千五百里已盡九州三千里地
要荒二服綴九州外其數然也而况九州面距不齊
自恒山抵南河東河抵西河為各千里此則圻內甸
服所建然自東河至東海西河至流沙南河至江亦
各千里南西二方侯綏所建外為要荒可矣而東距

海要荒已無容繫北距恒山直接邊陲雖侯綏不得而立惟南自江至于衡山更越千里則要荒二服亦并在九州內而自衡山南盡揚域且復千里未訖南海悉為荒服南太嬴北太縮則先王之制必有圓法豈至說者之拘哉周之西都今之關中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據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千里地形今古不變而周禮王畿四面相距地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

相距為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除
補相乘之道為疆理之定制者

四海 禹錫玄圭

洪邁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
一也北至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交廣則曰南海東漸
吳越則曰東海無有所謂四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
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
一澤耳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

云程大昌曰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為東海在廣南
為南海禹蹟所及西至流沙而不言西海東北至碣
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
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漢使嘗及之而入史
英即甘至于西海之西有大秦國即波斯夷人與海商皆

嘗往來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
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為匈奴所幽寘之北海
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骨利幹之國在

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
寓言也若夫西北二虜有柏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
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並海立稱其實衆水滙為
大澤非真海也李吉甫辨北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
名海斯說確也班固序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
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李贄曰丘文莊
謂自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而西海竟不知所在今
滇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

楊慎亦云滇
西島夷之外

有大海在阿瓦地即西海也

宜于雲南望祀之余謂禹貢聲教訖

于四海亦止據經歷統理之地而紀其四至所云四海即四方也豈真有東西南北之海如今南越之海的然可睹者哉據見在四方論之四川天下之正西雲南其西南陝西天下之西北山西其正北皆不見有海也惟薊遼鄰山東始有海山東為東方之海山東抵淮揚蘇松以至錢塘寧紹等處始為正東之海東甌至福建稍可稱東南海廣東即南越地今其治

為南海縣盡以為正南之海矣不知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由此言之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僅僅正東與東南一帶海耳又豈但西海不知所在耶西海既不可見則又何名何從而祀之耶愚按九州之地冀青徐揚四州濱海而皆在東偏越東之南海則揚州南裔也雲南之海直環出安南之境安南古南交在禹貢為正南之域越裳氏所謂海不揚波即南

海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西南海也導河
至于碣石入于海碣石之海在遼東則東北海也卓
吾謂中國止有東海此竺乾氏之說耳

山海經水經以崑崙為地

之中佛書以中國為南洲之東一隅又引禹貢之東漸于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西南北海未及屠隆云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以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北至沙漠地勢又漸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水皆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輸復從西而東故曰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此說亦祖佛書云

孔傳堯錫禹玄圭以彰顯其功史本紀同愚謂詳經

文之義蔡解為長但圭是諸侯所執以合符于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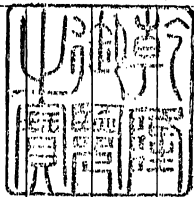
者當時禹必膺三等之封

子男不執圭故知是三等按禹本封伯爵故曰伯禹

伯執躬圭象人形少俯長七寸

則玄圭即是瑞玉堯賜之以象水德

適為禹受命之符耳



尚書埤傳卷六